

贵州省新闻出版局[2009]外字第16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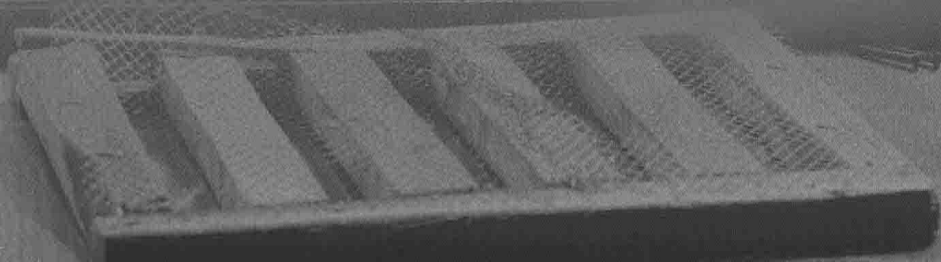
青涩记忆

李发标◎著



青涩记忆

李发标◎著



贵州省新闻出版局[2009]外字第 16 号

青涩记忆/李发标

编辑出版:遵义市作家协会

地 址:遵义市凤凰路会展中心三层

邮 编:563000

电 话:0852-8257976

开 本:889mm×1240mm 1/32

字 数:239 千字

印 数:1000 册

出版时间:2009 年 12 月

印 刷:重庆大正印务有限公司

工 本 费:25.00 元

图书有印、装错误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电话:023-86109108

说我

我在一声声吆喝里，一碗碗粗食中，一遍遍古训里，一回回奋起中长大成人。

我是打着赤脚，从坎坎坷坷的山路进城，奋力将挫折与苦干走成一个“韧”字。为求饱暖而忍辱负重，敢以山人的诚实与城市高楼比高低。我像家乡老山脚下的那墩磨刀石，将自己一生在那磨石上磨砺。同时我也知道，天地与世事一如上下两盘大磨，人是磨心。磨难也是一笔财富，只有磨其心智与筋骨，才可“大其心，容天下之物；虚其心，受天下之善。”我认为，善与恶是宇宙内“人”与“鬼”的界线。在当今，我越来越感到物质的丰裕离不开精神的饱满，更怕因为物的进化而造成自己心灵的退化。故此，我出资创建博雅苑陈列馆，不图虚名浮利，而是我一生的精神追求而又乐意做的一件实事。

我相信老天有眼，民心是秤。

目 录

说我

上部

找牛 / 1

牛鞭与牛蹄 / 6

我的两个妹妹 / 12

老房子 / 18

大桌子 / 23

牵牛绳 / 28

老木虫 / 33

癞疙宝 / 39

牛皮鼓 / 44

碰碓 / 49

土漆籽 / 54

年夜饭 / 59

大甑子蒸人 / 64

扞担苕 / 69

独木桥 / 74

转弯粮 / 79

赶场 / 84

放牛 / 89

巴倒想 / 94
说恨 / 99
红盗 / 104
苦熬 / 109
说偷 / 114
过眼瘾 / 119
第一次 / 125
讨媳妇 / 130
夜壶 / 136
两个苦瓜 / 141
嫁妹 / 146
娶冬子 / 151

下部

父子、绳子、银子 / 156
冉主任 / 184
罪孽 / 200
八字大的男人 / 211
愚官 / 222
愚孝 / 238
光棍 / 243
贫协主任 / 255
分家 / 266
她们 / 299
冲喜 / 305
后记 / 311

找 牛

“哞哞……哞哞……”我带有乳气的唤牛声在夕暮下的野山回荡着。

我每天的活路(事务)是清早将牛赶上山,下午再找它回栏。这天,牛不见了,我找遍整座大山也不见它的踪影。天已黑尽,月光在绵延起伏的群山中时隐时现,山上没有树,连灌木也没有一棵,都是一丛丛低矮的刺笼和野草,时不时传出昆虫的唧唧声。山中到处是火石子和泥土混合堆成的一座座老坟,上面有许多新的旧的牛蹄印。我在坟头与山凹处寻找着,没有,没有,都不见牛的踪影,最后到了青杠坪。这里坡度不陡,视线比较开阔,我小心翼翼绕过一个很大的消坑,一路搜寻月光下的新鲜蹄印,不停地呼唤着。

我不敢回家,因为母亲叮嘱过多次,这头牛不属于我家的私有财产,是生产队集体的耕牛,丢了可不得了,我父亲每天胸前挂的守法公约黑牌子上,其中一条写的就是不得破坏和丢失集体财产。牛要是丢了,会给家里带来灾难,还会被父母打骂,更不得饭吃。我每天做梦都想着三件事:一是每天都能好好地把牛牵回家;二是每餐都希望奶奶能多分一点野菜稀饭给我;三是尽量不要犯事闯祸,免得被爸妈打棍子,当然,还希望得到他们每天都亲亲地叫我么儿。

那是在一九五八年,全国人民大炼钢铁。我们这个偏僻的穷山沟,寨子里所有的劳动力都被调动起来,男人们砍树运材料,女

人们挖矿鼓风箱，炼铁厂一片繁忙热闹，高炉不分白天黑夜地吞食林木。我家六兄妹，全靠六十多岁的奶奶照看，不到十一岁的大哥和九岁的二哥每天都得去砍柴挖野菜，大我一岁的姐姐负责看管最小的两个妹妹，她们只有三岁和五岁。父母在炼铁厂很少回家，我们兄妹每人每天只有二两杂粮，由奶奶安排，她每天都要认真检查挖回来的野菜草根，怕大哥二哥挖到有毒的野菜。我们每天只吃两餐野菜稀饭，奶奶都是绝对平均地分配，谁也不要想得。

我们兄妹都喜欢奶奶，因为在我们面前她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，特别是分稀饭时，个个都想讨好她，希望她将锅铲尽量伸下去一点，因为锅底的要干一点，最好能铲到锅巴，吃了耐饿点。可奶奶的清正廉洁无人可比，想多得或偷吃绝对不行，连锅巴也是平均分配。稀饭煮好后，奶奶不会离开现场半步，她知道一旦不在就要出大事，我们不是偷吃，就是争抢，说不定还会打起来。她也会开一个绿灯，但只是对最小的那个妹妹，每次都先分，不然妹妹就会哭得没完没了。我们家上午开饭的时间是九点到十点，下午是四点到五点。我早上都是被奶奶叫醒后赶牛上山，下午饭后她又催我上山找牛回家。

和我一起上山找牛的还有几个小孩，最大的叫黑子，有十二岁，是生产队贫协主任的儿子，最小的是我，还不到七岁，最凶的叫蛮牛，有十一岁，是生产队长的儿子，其余三个是东生、有成和双发，他们都是贫下中农的儿子。生产队专门划定了山上放牛的区域，全是石漠化的荒地，山上树木全被砍去做炼铁厂的燃料，只剩下些刺笼杂草。没有树木的好处是视野开阔，只要牛群不藏在山凹处，不管多远，都能看见。

这天，天色还早，蛮牛就约大家玩打仗的游戏，他把我们分成两方，他和黑子各领一方，如果哪方输了，就要用嘴含另一方三个人的鸡鸡。大家都怕蛮牛，不得不表示赞成。他说：“每方都由一个

人来当将军，一个人当马，将军就骑在马背上。”我被分到和蛮牛一方，他不像对方那样抓阄来确定谁当将军和马，而是指定他当将军我当马。我不愿意，他大骂道：“你敢反对老子？他妈的四类分子娃儿不当马，难道要老子来当不成？”我说：“不玩了，我要去找牛。”说完就跑，蛮牛边追过来边骂：“站住！还敢不听老子的话！”我哪是他的对手，没有跑出多远就被他按倒在地，他骑到我身上，用拳头像擂鼓一样打我。我不敢还手，也不敢哭，因为他爸爸是生产队长，本队的人谁都不敢惹他，何况父母经常教育我们，千万不要在外惹事，因为我们是四类分子家庭，是阶级敌人，如果惹了事，父亲就要被捆起来批斗，事惹大了还要坐牢，所以我们受点气不要紧，哪怕别人将口水吐到脸上，也得自己擦了就是。蛮牛打累了，命令另外几个娃儿：“都过来，把裤子脱了，让他狗日的含你们的鸡鸡。”谁都不敢违背蛮牛，先是黑子将小鸡鸡对准我的嘴巴，接着是东生、有成、双发。我无力反抗，只是把眼睛和嘴巴紧紧地闭着。蛮牛又喊：“你们过来按住他。”黑子他们想讨蛮牛的好，跑过来按住我，蛮牛掏出小鸡鸡对准我的脸，我使劲挣扎，把嘴巴和眼睛闭得更紧。于是热乎乎的东西撒了我一脸，那是充满腥味的尿液。我没有哭，也不敢哭。

放牛山是生产队最高的山，从山脚到山顶足有千把米，山顶比较平缓，树砍光了，水泉还在。我来到泉边，想洗掉身上的骚臭，洗掉幼小心灵深处的屈辱。我独自流着泪，对着泉水不解地问：

我家为什么是四类分子？

四类分子到底是什么东西？

爸爸为什么一出门就要挂黑牌？

这一切的一切，不满七岁的我怎么也想不明白。

黑子他们赶着牛回家了，牛群中没有我家的那头牛。我家喂的是一头黄牯，它是生产队所有牯牛中最凶猛的，斗起来没有任何一头牛是它的对手。它调皮，又爱犯事，喜欢占上风，总是要跑

在牛群的最前面，如果别的牛跑到它前面，它就要撬别的牛的屁股。被它撬痛的牛乱跑，踩坏生产队的庄稼，队长追查起来都说是我家牛惹的事，为这事我曾被父母打过几次棍子。父母叮嘱我说：“你不要把它和其它的牛赶在一起，这样它们就不会打架了。”

尽管这样会给我带来寂寞与孤独，但我还是很喜欢它，因为它会给我带来很多满足和欢乐，特别是有一次，它与蛮牛家的牯牛为争一头蛮牛的交配权。那次蛮牛家的牛先去嗅母牛屁股，边嗅边抬起头高声叫，嗅得专心，笑得甜蜜，正要爬上母牛背上时，我家的牛飞快地冲过去用牛角对准它，眼睛瞪得又大又红，尾巴翘得老高，看样子好像与对方有杀父之仇、夺妻之恨，对方一看马上识相地溜之大吉，双方还未交锋就结束了战斗。我家的黄牯将头伸到母牛的屁股处嗅着，然后前腿爬到母牛背上，双后脚着地，嘴巴张大，边高叫边喘粗气，所有的公牛都看着它们，不敢靠近，更不敢去打搅。

这时我大声喊道：“大家快来看哟！我家牛的那个东西好长哟！起码有一尺长，已经插进母牛屁股里了……”所有的小孩立即爬到地上看起来，边看边笑。

我家那头牛顿时显得很满足、自豪，更加霸道，它不容许任何公牛占有所有的母牛，认为自己才是老大，要让生产队所有母牛产的后代都是它的子孙。我也得到了欢乐，感到自豪和满足，以后出生的小牛都是我家黄牯的子孙了。

天黑了，山上更宁静，我还没有找到牛，还在微弱的月光下艰难地找着。我从小就没穿过一双鞋，打着赤脚已走熟了这种山路。这是牛群平时踩出来的毛路，全是“火石子”，白天走还可以躲开一些锋利的石头和高低不平的坎子，晚上走得靠运气好才不会摔倒受伤。我边走边呼唤，最怕遇见新坟堆，因为那年头人们埋坟时都无力挖坑，直接用土石将死人掩盖。天灾加上人祸，主要劳力都到了炼铁厂，人死后都是由老弱病残们去掩埋。

我找遍黄牯平时爱去吃草的地方，最后来到了白天人们都不敢靠近的消坑，它壁上长满了藤蔓和刺丛，四周杂草长得很高，有些阴森恐怖。

我不敢走近消坑，只得在周围不停地呼唤，继续借着月光搜寻牛蹄印，最后终于发现了牛踩过的新鲜痕迹。我小心翼翼地跟着牛蹄印走到坑边，天啊，原来牛掉到消坑里去了。我双脚一软，坐到地上伤心地大声哭起来。

在茫茫的夜里，在黑黝黝的荒山上，在时隐时现的月光下，一个乳气未干的小孩的哭声，盖过了所有昆虫的鸣叫……

牛鞭与牛蹄

“这是我的。”

“凭哪样说是你的？”

“大家都可作证，它是掉在我面前的。”

“但是我先抓住。”

“你放屁！”

“你的屁股才漏气！”

“难道你要抢？死不要脸。”

“我看你才要抢，你这个出了名的土匪。”

“你再不松手，我就不客气了！”

“随你做哪样，我奉陪！”

骂着骂着，他给他一脚踢过去，他又给他一脚踢过来。

“你狗日的老跟我作对，老子一辈子都出不了你的头！”

.....

他俩就这样不停地骂，相互抓扯，谁也不肯松手，生怕被对方抢走手中抓着的牛鞭，毫不在乎污浊的牛血糊满全身。

这时，我称呼三爸的人跑过来说：“大叔二叔，不要打、不要骂了，我给你们分，要得不？”

大叔气势汹汹地：“不行，是我先捡到的。”

二叔不示弱地：“你放屁，是我先抓住的。”

三爸有些生气地：“这条牛鞭脏兮兮的，本来我是不想要的，你们再争，我就把它收回队里，看你们争个屁！”

三爸一吓唬，大叔二叔立马住了声，但两个抓着牛鞭的手仍没松开。

一会儿，大叔又恳求道：“他三爸，不要收回队里去，就由你来分。”

二叔也软口说：“好嘛，好嘛，由你来分。”

三爸就说：“我给你们从中割断，你们各拿一半。”

大叔比划着：“不行。他那头粗，我这头细。”

三爸说：“那就按重量来分，谁也别想多得一两。”

“可以。”大叔二叔说着把牛鞭交给三爸。

大叔二叔是亲兄弟，都是年过古稀的老头，身穿长衫子，头包白布帕子，一屋两头住，共用的堂屋里供着同一个老祖宗的神龛。

全生产队的人都在，大家都盯着三爸，因为他手里握着分肉大权。

三爸看着人群大声说：“不要挤，不要挤，这头牛三分之二的牛肉送给炼铁厂，剩下的就按活着的人的花名册分肉，人人都有份，如果谁再挤，就不分给他。”

顿时鸦雀无声，人人都眼巴巴地看着三爸举刀的手，可他却先割下牛鞭甩出房外，这才有了大叔二叔刚才的争抢。

三叔进屋重新举起宰刀，所有的目光全回到案桌上，我盯着牛肉，觉得全是香味。

“你们跟我回家。”大哥过来拉我和二哥往外走。

我不解地问：“我家为啥分不到牛肉呢？”

大哥委屈地说：“三爸说队长交待没有我家的份，因为我家没有管好牛。哎，幸好牛自己打架摔死了，不然我家更脱不了干系，爸爸还会挨批斗。”

二哥指着我说：“都怪你，都怪你，是你没有管好牛！害得我们在这白等大半天。”

我忙说：“牛打架，我没有看到。”

“放牛本来就是你的事，你为什么不管好？”二哥仍在怨我。

因为我，家里才没有分到肉，我急得快哭出声来：“我一直是好好管的，它什么时候打的架，我真不知道。”

大哥解围道：“二弟，不怨小弟，要怨就怨我家是四类分子。我们走。”

我和二哥边走边回头，咽着口水，虽然分不到肉，哪怕多看几眼也觉得安逸。

大哥见我和二哥的可怜样，含着泪却摆出很有骨气的样子说：“没志气，既然得不到，看都不要回头看。”

三身破衣服，三双光脚板，三头蓬乱的头发，三颗流血的心，三双眼睛再也没有回头看，背影越移越远。

我们刚回到家，大哥赶紧关上门说：“春妹，快叫小春和小英来，给你们好东西吃。”

大哥好像很得意，脸上堆满笑容，反背着小手在屋里转圈，看都不看我们一眼。

我实在是等不及，大声喊：“春姐，快点！”

大哥忙捂住我的嘴说：“小声点，别人听到不得了。”

二哥说：“他就是贪吃，只要听说有吃的，就像一只馋嘴狗，汪汪叫个不停。”

大哥为我解围：“二弟，少说点，你饿起来也比他好不了多少。”

这时两个妹妹边过来边说：“大哥，我要吃、我要吃，我饿了……”

大哥见都到齐了，得意地从背上口袋里掏出一只光秃秃的牛蹄。那口袋是妈妈给大哥在贴背的衣服上缝的，便于大哥在里面藏弄到的食物。

二哥惊奇地问：“哇！大哥，你从哪里搞到的？”

大哥更得意地说：“这年头不管做哪样，手脚都要麻利点，否

则就该挨饿。走，二弟和我抬石板，春妹拿竹席，三弟去提锤子。”

我们觉得奇怪，不知要做什么。

大哥一副家长派头地说：“只管按我说的做，别问那么多。”

大哥铺好竹席，放上石板，开始在上面用铁锤敲牛蹄，边敲边说：“这东西一丁点都不能丢，现在连光骨头也难找。”

“大哥，这东西怎么没有一点肉？”二哥看着被打碎的牛蹄有些失望地问。

“你这个笨子，牛的蹄子要是有肉，还不被石头划穿了？快把碎片捡进鼎罐里，想吃就不要光站着。”大哥头也不抬地说。

我和姐姐没偷懒，忙着在火坑边架三角架，然后她往罐里加水，我往火坑加上柴，接着爬在地上对准火苗拼命吹，弄得满身都是灰和汗，脸也胀得通红。

姐姐被柴火熏到门边，揉着眼睛笑着说：“三弟（在农村，女孩不算在排行中），你看你除了眼仁还在转，脸黑得简直就像一块炭。”

我侧头去看她，也忍不住哈哈大笑，因为她也和我差不多，满脸黑灰，清鼻涕在鼻孔下方形成两道小小的壕沟，样子和一只馋嘴的大花猫差不多。

罐里炖着牛蹄，四周盖檐冒着水蒸汽，我眼巴巴地盯着，一次又一次地深呼吸，想把牛蹄的香味全嗅进鼻子里，一点也不要浪费。

牛蹄骨头炖好了，大哥模仿着奶奶分稀饭的样子，按我们的年纪由小到大依次来。大哥给两个妹妹舀汤时，我有点紧张，怕吃完了，轮不到自己。

当热腾腾的汤递过来，我来不及吹一下，咕嘟咕嘟就喝进肚里，什么香味也没感觉到，反而觉得舌头有点麻，原来是嘴被烫起了泡。我忍着疼痛，把空碗舔一遍，还把涮洗鼎罐的水倒在碗里喝了，这才离开火坑边。

夜深了，我们在睡梦中被一阵叫骂声惊醒，原来是爸爸，他让我们全跪下，拿着棍子边打边说：“你们这些娃儿，真是饿疯了，连自家养的牛都忍心吃！牛蹄是怎样弄来的？”

妈妈赶紧用身子护着我们，说：“你在外面受了气，回家就打娃儿。他们饿得受不了，当然要找吃的。”

爸爸根本不听，用棍子指着我们：“快说，牛蹄到底是哪来的？”

我怕再挨打忙说：“不关我的事，骨头是大哥拿回来的。”

这下大哥可惨了，爸爸拿着棍子朝着他一阵乱打。奶奶和妈妈使劲拖住爸爸的手，连声说：“娃儿还小，你就饶了他吧。老大你快说实话、快认个错。”

大哥哭着说：“我们去守了半天，三爸说我家没有份，我觉得他们太欺负人了，就忍不住地哭起来，三爸见我们可怜，悄悄给了我一只牛蹄骨头，还叫我不要给别人说。”

大哥越说越伤心，妈妈和奶奶跟着哭起来了，我们也哭了起来。爸爸扔下棍子，含着眼泪走出堂屋。

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，很后悔自己告发大哥，害得他遭到一顿痛打。我想，大哥一定会恨我，爸妈和奶奶不在时也肯定会不照顾我了。我又想起大哥因我受的气来，记得有年春节，他带我去看唱花灯，他模仿唱灯人的动作，手拿木剑横在头上，嘴里念“魁神魁神，大驾光临，唐王出去，主家关门……”唱灯人看他可爱，就送他一个小灯笼，他像宝贝一样提回家，我想要，他不给，我就拿出老办法——又哭又闹，爸爸听到后，把他打了一顿。还有一次，他用竹筒在洗脚盆里吹水泡，还说三弟你看，我想要水里起泡就起泡，边说边使劲吹，脚盆里全是泡，我很好奇，也想吹一下，可大哥不给竹筒，我又使出老办法，害得他被妈妈打了一顿。

我越想越伤心，抽泣起来，大哥被惊醒了，问：“三弟，你哭哪样？”

我哽咽着说：“大哥，我给你认错，刚才我不该告状，害得你被打，我怕你恨我，再也不管我了。”

大哥紧紧地抱住我，说：“大哥不恨你，大哥要管你……”